

宮妾之孝於其親賢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桐葉封弟辯

柳 柳 州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
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
而從之乎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
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
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佚成之

與韓愈論史書

柳 柳 州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
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事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

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
且退之以爲記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
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

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
若亟去其位

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
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擘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
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
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言若是人
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 柳 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雖其守問寺人勃鞞以卑趙衰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踰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爲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朋 黨 論

歐 陽 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

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下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公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

輒赦之則自悔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之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

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忠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敢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

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刀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

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刀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刀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

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

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卷三 將字集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非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

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

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未信也

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蹶以不能進蓮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請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

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高祖論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

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

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主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春秋論

蘇老泉

嘗謂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

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

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

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途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而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

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

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

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

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恆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

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倣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范增論

蘇東坡

漢川陳平計開陳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白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開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龜錯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龜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塞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勵東向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閒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常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

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責育無所復施

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 東 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蘇扶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

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

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

周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

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側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電雷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

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私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

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

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

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以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夷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于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而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書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

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

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卷四 相字集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焰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孰從而聽之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

今其言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何之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癡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與孟簡尙書書

韓文公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

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又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

籍滉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我也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

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

夫三尺之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會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

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大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也

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

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會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古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

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_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櫟牲雞卜羞我觴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淚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是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

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我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

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

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

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

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

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

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

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實也於洵何有哉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曰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

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

九卿有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白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

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跼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

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

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卷五 有字集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呼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襄弘師襄老聃鄰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
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
者吾知其為牛蠶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雜說上

韓文公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閭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

矣哉

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
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雜說下

韓文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
稱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
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意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意之又從而盜之尙使傭一

夫於家受若直意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

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

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

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

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由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

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

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

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嗟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疎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卷六 種字集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軍和穆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勞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磨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

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譎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調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

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禮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

夫鳥俛而喙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溺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卿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俾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證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年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

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
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
尤殷勤焉

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
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
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

歟

於康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
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
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行讓居禮不
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
頌辭繼在後儒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尙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
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
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
之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

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陝土燥剛厥位而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

盱江李觀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

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阻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卷七 乎字集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作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

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

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爽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

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卽亦足以樂乎此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意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

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且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世有以晉公比李栢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栢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是觀之王氏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之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毅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毅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
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
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

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

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

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
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王册虎符龍節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
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
此刻文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
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
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假之而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
之善者也

欠

欠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囹囹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霧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官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閒簞鎗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錄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施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過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自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養德之泉可濯可澆之阻維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懽懽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
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文章軌範(白文)終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印刷
大正十五年四月十四日發行

文章軌範新釋 奧附

定價金壹圓八拾錢

島田鈞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山崎清一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竹內喜太郎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振替東京二四五〇五番

有精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一番地

三省堂書店

發行所 大賣捌

(東京) 東京堂、北隆館、東海堂、至誠堂、
文林堂、文盛堂、六合館
(大阪) 三宅書店、柳原書店、登美屋(名古屋)
小澤書店(九州) 大坪書店

有精堂發行受驗參考書

青木正共 佐野保太郎著	徒然草新釋	定價壹圓六十錢 送料八錢
佐野保太郎著	增鏡新釋	定價貳圓 送料拾錢
佐野保太郎著	方丈記新釋	定價八十四錢 送料四錢
佐野保太郎著	十六夜日記新釋	定價九十六錢 送料六錢
武島羽衣閣	伊勢物語新釋	定價貳圓 送料八錢
吉川秀雄著	玉かつま新釋	定價壹圓貳拾錢 送料六錢
佐野保太郎著	花月草紙新釋	定價壹圓五拾錢 送料八錢
島田鈞一著	十八史略新釋	定價壹圓五拾錢 送料八錢
吉川秀雄著	類模範受驗作文	定價壹圓參拾錢 送料八錢
青木正共 佐野保太郎著	國文解釋	定價壹圓五拾錢 送料八錢
島田鈞一著	漢文解釋	定價壹圓六十錢 送料八錢
	國語書取	定價八拾錢 送料四錢

は斯くの如く
して暗記せよ

551
115

終